

在美国

系列小说 / 方思 著

CHINESE WOMEN IN AMERICAN

缓慢的绞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缓慢的绞刑/方思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5
(在美国小说系列)

ISBN 7-5059-3046-X

I. 缓… II. 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059 号

书 名	缓慢的绞刑——在美国小说系列
作 者	方思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詹之燕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河北省永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17 千字
印 张	13.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046-X/I·2304
定 价	24.3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目 录

1、太阳别墅	(1)
2、穷华侨的女儿	(4)
3、教中文	(6)
4、含苞待放	(13)
5、青梅竹马	(21)
6、我爱你	(25)
7、他真野蛮	(29)
8、红色跑车	(32)
9、没有选择的恋爱	(34)
10、少女们的秘密	(39)
11、引诱	(42)
12、越陷越深	(48)
13、女大不能留	(50)
14、恋爱烦恼	(54)
15、这个男人靠不住	(63)
16、我要去找他	(69)
17、裸女与花瓶	(71)
18、钻戒获芳心	(76)
19、网已经撒开	(82)

2 缓慢的绞刑

20、酒后失贞	(87)
21、玫瑰开放	(90)
22、我看他是个骗子	(96)
23、向女友倾诉秘密	(101)
24、失恋	(104)
25、又采到一朵野花	(107)
26、她真的受骗了	(118)
27、重新活一次	(124)
28、漂亮的女秘书	(132)
29、一见钟情	(138)
30、钱是祸根	(141)
31、二百美元的一条鱼	(144)
32、她是个好媳妇	(150)
33、看房子	(157)
34、搬家	(165)
35、非你不娶	(173)
36、我要一个洋娃娃	(181)
37、相女婿	(185)
38、人造处女膜	(190)
39、喜临门	(198)
40、信命	(202)
41、吃火锅	(206)
42、不能表白的心事	(209)
43、缘分	(213)
44、喜事眼泪	(216)
45、荒唐的一个梦	(218)

46、失去笑容的婚礼	(220)
47、她原来是个二手货	(224)
48、进退两难	(226)
49、没有休完的婚假	(232)
50、思念女儿	(239)
51、不能原谅	(243)
52、欢乐不再来	(248)
53、挑拨	(257)
54、发现奸情	(264)
55、我要和你正式结婚	(271)
56、又一个钻戒的故事	(276)
57、她要离婚	(282)
58、我怕你染上性病	(289)
59、假戏真演	(292)
60、玫瑰枯萎了	(297)
61、逝去的恶梦	(302)
62、尝到处女的滋味	(304)
63、缓慢的绞刑	(309)
64、家花没有野花香	(314)
65、失去自由	(318)
66、跟踪	(322)
67、又回到流氓的怀抱	(328)
68、他在背十字架	(331)
69、不能自拔	(342)
70、再次追求	(349)
71、你要帮我	(356)

4 缓慢的绞刑

72、鱼水之欢	(359)
73、大肚子舞女	(363)
74、果然是假证券	(365)
75、无言的结局	(369)
76、重归于好	(373)
77、我要正式结婚	(376)
78、流产	(382)
79、她有外遇	(388)
80、离婚成功	(394)
81、奇怪电话	(397)
82、重新见面	(399)
83、裸体照片	(403)
84、隐私	(409)
85、威胁	(412)
86、杀死他	(416)
87、投案自首	(422)

一、太阳别墅

纽约的春天来得很早，阴历元宵节一过，只要有几个艳阳天，郊外就是一片嫩绿，转眼之间，杜鹃花开遍了原野，人们就生活在春天里了。

现在，郊外正是三月天，一辆单层公共汽车在海边的公路上转来转去。

李宜宁从巴士的窗口望出去，看见路边有几所疏落的别墅，料想她要寻找的一家就在附近的地方。

“请问这里有条太阳街吗？”她问坐在前面的驾驶员。

“太阳街？”驾驶员眯着眼睛说：“我在这条路上服务两年多，可没有听到这里有个太阳街。”

“我听到过，”旁边的一个中年乘客搭讪说：“它大概就在附近的那条街上。”

实际上所谓太阳街，并不是个为大众所知的地方，那里只有一间别墅，在入口的路上竖着一块“太阳街”的木牌，这就是它的来历了。

李宜宁匆匆地下了车，茫然地站在公路上，向着前面的一条小街上看看去。这地方似乎没有高大的别墅，不像她要找的地方。不过既然有人说它就在附近，她也只好鼓起勇气来继续寻找。

她走上有汽车路的街旁，向其中的一间别墅打听。一个在篱边工作的花匠告诉她说，太阳别墅在后面，顺着汽车路走，要不了几分钟就到了。

她照着花匠的指示走去，不久就见到一座别墅，外表呈姜黄色，红漆的大铁门。在别墅的两侧栽着几棵松柏。

“一定是这里了。”

她带着探问的神情走近铁门，两条灵敏的狼狗突然狂叫着冲到铁门边，胡乱地抓门和狂叫。她十分怕狗，向后倒退了几步。

一个男佣人出现了，一面把狼狗赶开，一面向着铁门外问：“小姐，你找哪一位？”

李宜宁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我是陈先生介绍来的教师。”

2 缓慢的绞刑

男佣人一听是教师就哦了声，把铁门打了开来。李宜宁显出小心翼翼的样子，说：“我怕狗。”

“不要紧，它们只是样子凶恶，其实不咬人的。”

李宜宁被带进客厅，她发觉这一家比介绍人所形容的更有钱。客厅的陈设是那么富丽，每一件摆饰看来都是名贵的。她正在欣赏的时候，门边传来脚步声。她转头一看，见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妇人，身材相当高大，头发梳得很整齐，穿着一身不中不西的衣服。李宜宁微笑着向她点一点头。

这妇人走近来，脸上没有笑容，从头到脚打量着这位年轻的女教师，似乎不信任她的学问和能力。

“你贵姓？”妇人问。

“我姓李，是陈德文先生介绍来的。”

她再仔细望望她，然后请她坐下来。

“李小姐，你有教书的经验吗？”

“我还在读书，没有教书的经验，”李宜宁说：“不过我相信我能教的。”

这个妇人不怀疑她有教书的能力，因为前任教师陈德文曾经向她保证过，说来接替他的这位小姐，虽然年纪轻一点，学问却足以教导她的独子。

“李小姐，”妇人用英语说：“我们从小生长在南洋，受的当地教育，除了自己的名字，连一个中国字也不认识。去年我们到纽约来定居，觉得不认识自己的文字十分不方便。”

“几个月前，我们请到了陈德文先生，他的学问很好，中英文都有造诣。只是我的儿子离开学校已经几年，游荡惯了，不太能静下来，所以进步不多。”

“学习中文比学习拼音文字困难，要用更多的记忆，没有学过的人也许会遇到一点困难，”李宜宁说。

“也许是这样的，”妇人说：“不过我的孩子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非常聪明。只要他肯静下来，什么都可以学会的。”

李宜宁想起了她的学生，为什么到这时候还见不到他的面。妇人明白过来，微笑一下说：“他是很好动的，他没法待在这种偏僻的地方。我想你今天算是上过课好了，明天这时候我会把他留住。”

李宜宁觉得做这种人的家庭教师真有点开玩笑，自己坐半个小时的巴士到这里来上课，却连学生的面也见不到。

“李小姐，关于待遇，我想陈先生已经告诉你了，每个月是八百美金。”

李宜宁点一点头。

“用什么课本，教些什么完全由你决定，因为我们都不懂中文。”

“陈先生选定的课本很不错，我想还是用原来的一本好了。”

要交代的都交代好以后，刘太太又来打量这位女教师，好像时装店的经理打量前来应征的时装模特儿的样子。

“李小姐，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我二十二岁了。”

“教师比学生还小四岁，”她微笑着说：“不过我想这与教学没有关系。”

李宜宁忸怩一下，很不乐意听这样的话。

“你长得很美，相信你在学校里很出风头。”刘太太说。

“不，我读的是名校。”

“哦，我听说纽约有许多名校，但我想越是名校的学生越爱出风头。”

李宜宁微笑一下，没有表示意见。

“看情形他在天黑之前不会回来，”刘太太望着一只形状奇怪的钟，“你还是明天来上课吧。”

“三点到五点？”

“大致是这个时候，不过略迟略早都无所谓。”

“那么我走了。”

刘太太召佣人送客，自己只送到客厅门口。

李宜宁走出大门，回头去看这间别墅。她相信造这间房子的人不但有钱，而且有魄力。因为在这样的地点建房子，必须要考虑到治安问题。万一有几个不良之徒入屋来抢劫，连个呼应都没有。不过这间别墅少说也有十多年的历史，看来似乎很安全。她站着呆想了一会儿，就快步向路上走去。

二、穷华侨的女儿

李宜宁的父亲坐在沙发上，眼睛望着台上的钟，似乎在计算着时间。自从上个月他在讲台上晕倒，成了半身不遂以后，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个月。后来医生认为他的病不可能治好，便劝他回家休养。就这样，他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

“宜宁这份工作不知是否成功？”李太太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一面替女儿织毛衣，一面关切地问。

李云阁叹口气，说：“我真不忍心让她出去赚钱来养活我们，我想看看我的病是否还有一线希望。”

“很难呀，”李太太说：“像你这种病前后看过好几个医生，没有一个能够医好。”

“我也知道，只是我总是不能死心，我还有精力教书呢！”

“只要宜宁能赚到钱，倒也没有关系，怕的是找不到工作。”

“唉，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一天！”

“实话说来，眼前依靠女儿倒也无所谓，我担心的是要她养我们一辈子。”

一想到未来的日子，总使李云阁心焦如焚。他只有这么一个宝贝独女，难道真要靠她一辈子不成？

“我还有一双手和一双脚可以活动，我相信我还能赚到一日三餐。”

“你还能做什么呢？连右手都不能活动了。”

“只要有人抬我上讲台，我可以用左手拿粉笔来教书的。”

“那又怎么能够！”

李云阁想起九岁上被汽车轧死的儿子，要是那个孩子不死，现在已经二十六岁，早可以赚钱养家了。不移民来纽约，儿子能死吗，一晃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看来我们只好申请失业金了。

“值得后悔的事太多了，”他说：“如果儿子活着，我们也不用这样忧虑了。”

李太太摇起头来，说：“都是命里注定的，那孩子平时做事那么小心，想不到会被汽车撞死了。”

“我好后悔呀，无缘无故让他换一个学校，要不然他不一定会死的。”

“还提他干嘛，真叫人伤心！”李太太抹着眼泪说。

钥匙孔里发出一阵声音，李宜宁回来了。从她脸上的表情看来，好像事情进行得还算顺利。

“怎么样，你找到那个地方没有？”

“找到了，地方很荒僻，附近只有几户人家。”

“成功吗？”

“他母亲答应我去接替陈先生，明天正式上课。”

“给多少薪水呢？”

“真的是八百美元一个月，我起先还不大相信呢！”

“有钱的人家八百块钱算得什么。”李云阁说。

李太太很高兴，眼前的生活问题总算解决了。不过想起教书的地方在郊外，来回要坐一个小时的车，又觉得辛苦了女儿。

“他们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呢？”她问。

“妈，他们很有钱，比我们所想像的还要富有。光是客厅里所看到的，就够富丽堂皇了。”

“哦，这一家是干什么的呢？”

“我刚去，怎么好去打听人家的底细。”

李云阁在一边说：“当然是做生意的，没有哪一行能像做生意那样赚钱。”

“好像是从南洋来的，那位太太的妆扮就有点南洋气息。”

“你说的是那个学生的母亲吗？”

“是的。”

“听陈先生说，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六岁了。”

“比我还大四岁。”

“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他今天没有在家，我还没有看到他。”

“像这样的年纪，家里又有钱，学中文也只是装装样而已。”李云阁说。

“那怎么会，”李太太说：“没有人肯花八百块钱一个月来装门面的。”

6 缓慢的绞刑

“钱多到用不完的人家，有时会想出一些名目来花钱。”

“那或者是不会的，”李宜宁说：“因为假如他不是一心想学点中文，不会支持这么久的。”

“不错，”李太太说：“陈先生前后已经教了他三个月了。”

“我想他只是初小一二年级的程度，要陈先生这种有学问的人去教他，实在也不大相称。”李云阁说。

“你怎么知道？爸爸。”

“我猜想罢了，”李云阁说：“他一定是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的华侨，过去在当地没有机会学中文，现在到了纽约，看见中国人，又想学中文了。”

“我但愿他是初学，这样等于教幼儿园，却有中学教师的待遇。”

“可惜路太远了，”李太太说：“你上午要上学，下午坐车到郊区很辛苦。”

“坐车我倒不大在乎，只要回来的时候不太晚。”

“上课上到五点钟天不会黑，尤其是夏季。”

李云阁对于女儿去做家庭教师这件事总有点不安，原因是她还未完成学业，这一年又要参加会考，写毕业论文。她的功课虽然不错，但教书多少会影响她的成绩。想着，他说：“宜宁，教书会占去你太多时间吧？”

“爸爸，你不用替我担心，我有把握的。”

“就算会影响会考也没有办法呀，”李太太说：“我们是没有积蓄的人家。”

这也是实情，他们家里现在只剩下几十块钱了，不出去赚钱哪能过得了日子。

三、教 中 文

这是个和暖的日子，原野开遍野花，雀鸟在四周的丛林里啼叫，天气是多么叫人欢畅。

李宜宁跳下车，向着太阳街上打量一下，就顺着汽车道向着太阳别墅走去。路旁的野花散发着香味，风吹到她的脸上，像绸缎般轻拂而

过。她想起那支叫做“道旁玫瑰”的曲子，步子也跟着轻快起来。

这时，远处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她回头一看，并不见有任何车辆，便决定横过马路，因为她要去的地方在马路的那一边。

她正好走到路中心时，忽听得那声音已经来到自己的后面。她突然举棋不定，既想前进又想退后，就在这时，那个红色的怪物出现在她的面前，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

李宜宁并未被卷到车轮下面去，但身子却因为失去平衡而斜跌在路旁。

一个瘦长的青年急忙打开车门，走到她的面前，俯下身子问：“对不起，你没有什么吧？”
 坏人没写在脸上。

李宜宁站起身，狠狠地望了他一眼，生气地朝着前面走。这青年摊一摊手，缓缓地坐回车上，继续向着略微倾斜的路上开去。当他经过李宜宁身边时，还向她扬了扬手。

“真讨厌，这个冒失鬼！”她从心里骂了一句。

她来到那所房子的前面时，发觉那辆红色的跑车正停放在门边的空地上，这才想起那个冒失鬼或许就住在这里，心里顿时觉得不高兴。要不是她急需这份工作，她或许会掉头而去。

她迟迟疑疑地走到门边，按下门铃，那个男佣人又出现了，恭恭敬敬地替她开了门，说：“少爷今天在家。”

她走进客厅，里面没有人，一件男人的皮外套挂在椅子上。

“请坐一会儿，小姐，我去通知太太。”佣人说。

李宜宁在沙发上坐下来时，才发觉自己的手掌在跌倒时受了点伤，鞋子和衣服也沾了点尘土。

一个年轻人出现在门边，笑盈盈地望着她。她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刚才在路上见到的人，她立刻把头转开了。

刘太太进门来，用她那个男人嗓子招呼道：“今天你可以上课了。”

李宜宁站起身，刘太太指着那青年说：“这个就是你的学生，名叫刘东东。”

他向李宜宁点了点头，依然笑着。

“还等什么，你已经旷了一天课啦！”刘太太说。

李宜宁十分不乐意，但是只好忍住。

刘太太领她进到一间宽敞而整洁的书房，书架上陈列着一些洋装

8 缓慢的绞刑

书籍，靠窗口的地方有一张很大的书桌，上面放着些文具。

“你们就在这里上课，”刘太太说：“我叫佣人送咖啡来。”

刘太太出去以后，李宜宁把教科书放在桌面上，开始发窘。

“很对不起，刚才在路上我不知道你就是我的教师。”刘东东说。

李宜宁忸怩了一下，说：“时间已经过了，我们来上课吧！”

“你是这么认真的吗？”

“你不是花钱学中文？”

他做个手势，“可是我并不太认真，方块字太难学了。”

“你们既然请我来，我就得负点责任。”

“你真的要把我当成一个小学生吗？”

“请你坐下来，上课的时间到了。”

“好吧，看样子我又要回到小学生时代来了。”

因为书桌太大，他们只好选择桌子的一角坐下。李宜宁并无教书的经验，不过她也做过小学生，知道教师怎么教学。她翻开书本，到有记号的地方停下来，说：“陈先生已经教到这里了，对吗？”

“不错，只是我差不多把前面的都忘了。”

李宜宁把书推到他的面前，说：“你能读给我听听吗？”

他从第一课念下去，那种姿态全然像个小学生。等到念完以后，李宜宁说：“你认识每一个字和懂得它的意思吗？”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

“你当然认识一字和人字啦！”

“你说得对，你真是个有经验的教师。”

李宜宁心里已经明白这个学生不容易对付。她作出很严肃的样子说：“你有时间来温习，现在我们继续教第十课。”

这种课本是小学二年级采用的教科书，上面还有插图，每一面平均二三十个正楷字。现在要上的一课是说春天的故事。李宜宁一边念，一边用手指指着字句。她起先觉得他十分专注，但最后终于把手缩了回去，因为发现他的目光落在她的手上。

“现在请你读给我听，”她说。

“春天里——”他只读了一句就读不下去了。

“啊，现在跟我读，眼睛看着字体。”

他们刚读了一遍，一个二十岁左右、面貌姣好的女佣送咖啡来了。

“我们先喝杯咖啡好吗？”刘东东说。

咖啡是南洋式的，是装在布袋里用水冲的那一种，看起来特别浓，也特别香。

“我相信你没有喝过这种咖啡，我们叫它‘哥必窝’而不叫咖啡。”刘东东说。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李宜宁说。

“你会发觉它特别香。”

李宜宁将杯子放近鼻子闻一闻，说：“我不以为有太大的不同。”

“你喝了就会知道。”

李宜宁没有喝咖啡的习惯，她情愿要一杯清茶。可是假如不喝，似乎又不大礼貌。刘东东又从一个柜子里取出一盒夹心饼干，打开盖子送到她的面前，她取了一块。

“小姐，你说我能学会中文吗？”

“只要肯努力，怎么学不会呢！”

“可是我已经这么大年纪，要回来做小学生实在很辛苦。”

“学任何东西都辛苦的，不光是中文。”

“要多久才能学会呢？”

“那得看你努力的程度而定。”

“我不会像小学生一样早晚去读它。”

“那怎么行，你从前也进过学校，应该明白学语文需要记忆。”

“我离开学校已经很久啦。”

“每天教一课，不会花你多少时间。”

“我需要写字吗？”

“难道你学英文时可以不写？”

“英文写起来不像中文这样难。”

“我不觉得写中文比英文难，你或者是先学会英文就觉得中文难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我写得实在辛苦。”

“你还留着你的习字簿吗？”

他打开面前的抽屉，把一本习字簿取出来，说：“我常常不按时抄写，所以写得不多。”李宜宁翻一翻他的习字簿，一共只写了十多面。再仔细看一看他的字，只有幼儿园高级班的程度，漏笔很多，字体也不端

正。

“这就是你三个月来的成绩吗？”

“我知道你嫌少，不过我的确花过一些时间。”

“如果是这样的进度，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呢？”

刘东东摊一摊手，说：“我不急于应用，你说对吗？”

“可是既然学了，总得有点进度。”

他沉默片刻，说：“我会多花一点时间。”

李宜宁放下杯子，说：“我们继续学吧！”

他们重新又在桌角上坐下来，先由李宜宁读一遍，然后李宜宁又说明学习中文的方法。

“在你学习中文的时候，应该注意到有些字的字形可以会意到它的意义，比如有草字头的，多数与花草有关，有木字的多数与树木有关，有水字的多数与水有关。在第十课里，就有这样的几个字，例如……”

“哦，照这样看来，中文比我所想像的科学得多。”

“本来就是这样，难道陈先生没有告诉过你？”

“没有，他讲了许多对我十分生疏的东西。”

“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可能对你没有用处。”

“也许是的。”

“现在让我看你写字。”

刘东东拿起笔来，照着书本写下三个歪歪斜斜的字。

“你写的字笔画次序不对，中文大体上有个规定，就是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不能颠倒的。”

“不能就自己方便吗？”

“为了就你自己的方便，你也可以用两个手指来打字，可是你只能成为一个三流的打字员。”

“有这样严重？”

“在开始的时候不走正路，你就什么都学不好。”

“那么我得从头学习。”

“好在你还没有成为习惯。”

李宜宁拿起笔，一面写一面讲解如何写字。讲完以后，她又反复教给她的学生，要他照着她所说的方法写，一面加以纠正。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李宜宁在结束的时候说：“明天我给你买

习字簿来，那上面有详细的说明，你可以照着写。”

“你要给我留这么多功课吗？”

“我有责任教会你。”

“可是我只想学到能认识商店的招牌，签自己的名。”

李宜宁苦笑一下，说：“你能认识商店的招牌字，你就一定能看懂中文报，甚至能写信了。我看不出招牌字对你有什么重要。”

“因为我眼前所遇到的困难，就是不认识商店的招牌。”

“我们不能上街去读招牌，你说对吗？”

“不错。”

“你认识英文招牌，但并不是先学招牌。”

“小姐，我现在有点服你了！”

“明天上课之前，先给我看你的习字簿。”

“我会试着约束我自己。”

刘太太走进来，问：“小姐，他能学得会吗？”

“我想没有问题。”

“这就好了，我怕他学不会。”

“妈，我读完大学，现在又回到小学里来了。”

“你本来只配读小学嘛！”

“我不怕读小学只怕受管教。”

“如果不像小学生一样管教，你怎能学得会呢！”

“好啦，妈，谁教我起了这个头，我想我只好受管教啦。”

“你有好先生教你，应该好好学才对。”

李宜宁告辞出来时，刘太太让儿子送她出门，别让狼狗吓着她。刘东东走到门前，打开了车门，说：“我送你去车站。”

“不必了吧，路并不远。”李宜宁说。

“你第一次来，我本来应该送你进城，只因我昨晚玩到天亮，还没有睡过觉。”

她望了他一眼，没有说话。

车子一开动，就向着唯一的车路飘了出去，使坐在驾驶座旁边的人觉得很不舒服，幸好这条路不长，不一会已经到了路口。李宜宁说声谢谢，就下车来。

“明天你来的时候，我或者会来接你。”